

新刻續耳譚卷之五

五卷

詩鬼

太白山人

夢神授方

割股救嫡

人化虎

何吉陽

昭陵銀兔

蠟魔

升遐先兆

王貫

祝京兆

閔王二生

滅蠶報

僧報饜饜

數止此

尤弘遠

梁澤

人妖公案

張潮

赤肚子

服部文庫  
117  
83  
5



詩嘲朝臣

汝寧異燕

王逸李夢

刀筆辨

馬報仇

黠賊

理齋戲語

陳明遠

張氏子入冥

嚴震

唐玘

張都憲

幼女殺二虜

丹客

鬻柑

還孤地

施藥陰功

潘婦

誤死

竹月三無

男飾

尼計殺賊

子娶母

凌司寇殺儒

新羅僧

唯鴛投釜

桂林義姑

索柑駢語

詠尹字

誤解詩

辨潘四死

牛王

姓名戲

義鷹

賢夫人

神刀

厠生

僧化棺

交州嶽廟

守銀犬

村民遇土地

王緝

靈芝

三足鼈

方學

周岐鳳

戚編脩

臨江狐

西山狐

程學士降筆

蔣生

盛氏怪

人為牛

顧鎮

王變

猪犬生兒

梓潼神

婦人生鬚

王王簿

雞精

取債子

姑嫂殺賊

續耳譚

李言

烏程沈奇

全撰

沈垣

撫東戴君賜

叅訂

繡谷唐伯晟

校梓

詩鬼

東海屠儀部締其萬曆初遊太末同友人寄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語至丙夜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足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選友人驚呼締其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冰鐵櫬吾面言訖驚怖異常締其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胸而漫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縱



談通夕不然非英物也。縉其詰以神化變幻之說空中一一相  
答第不見形語訖吟一詩曰寒山驚旅魂年光疾如駛誰卧白  
雲樓明月弄空水吟畢寂然此樓軒殿甲于城市語云高明之  
家鬼瞰其室理或然耶是則鬼之風逸者矣。縉其談

祝京兆

姑蘇祝京兆允明別號枝山生性恬寂築小圃蒔花卉日徜徉  
其中書法遁逸冠絕諸家有直指臨即囑有司索書不顧強之  
再三乃潛出命童子駕輕舸携一琴一薰鑪匿蘆葦中追者操  
筆研徧索至洲旁聞琴聲悠越始獲見遂據舸連肘如飛若  
有神云周稚尊談

太白山人

太白孫一元自稱秦人放逸不羈徧歷名勝家于湖遂為湖人

嘗登山嶽憇日觀視日出處大奇之駭叫狂走興至天口為許  
頃刻千言無不絕倒遊龍井醉題松間大石曰太白山人醉携  
須彌山去其豪致若此又與糜雲霄泛西湖雲霄着方山冠山  
人戴華陽巾被高士服把酒四望山人顧謂雲霄曰昔清蓮居  
士李白與尚書郎張謂泛馮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予與  
子追蹤前事西湖固可名高士湖矣。正德庚辰山人卒輿襯葬  
之怪其輕甚豈翩翩羽化歟山人高致類古許叔玄劉孟卿諸  
人真可謂蟬蛻塵溷者。今入桂瓢堂輒有青霞白石之思蓋  
亦奇氣所鍾矣。

閔王二生

烏程閔生文齊萬曆癸巳嘗飲胡姬肆側時潘司寇家奴陶洪  
者挾胡姬劇飲故為老儒令戲閔大詬陶洪據上座呼同飲

惡少雷秀等鞭笞數十，闔郡洶洶。諸生王紹基輩糾眾訴之，載郡守朝用，戴置不問。諸生擁千餘，復訴之。督學君督學猶豫未決，諸生復具牒，辭甚激烈，恐罪首事者列名如八卦形，鼓噪而前。紹基潛削髮披緇，外加儒冠服，正在詰辨，忽去冠服，作比丘狀。督學大為錯愕，然僅薄遣。陶洪文齊終怏怏，成心疾。丁酉，浙闈書道遙遊赤壁賦各一通，又大書風花雪月四字，揚拳而出。至今狂嘯未已也。

夢神授方

若上沈主陽司馬曩備兵西粵，以征徭浪賊積勞疾，鬱胸間疑結不可解。時駐梧州，徧召諸名醫療之無效。家衆正爾倉惶時，以子學憲公卧榻側，忽夢一人銅冠野服，呼語曰：若父病但何木香五錢，半夏三錢，則愈矣。覺以告公，公即召諸醫與語，比

驚愕不可。公自念諸醫業罔濟，遂堅意從夢中方。諸醫皆曰：果爾，罪不在吾儕。公曰：然，遂將二品為末，先御其半，則腹大痛難堪。諸醫皆曰：不用吾言，乃爾。公曰：已無柰矣。又逾一二時去，宿穢甚夥，頓覺爽豁。又盡進前藥，宿穢頓空，藹然瘥矣。公之貴也，每產巨伐，食厚報，雖當危迫，天牖之矣。

滅蠶報

武康徐七家，每歲育蠶甚夥，萬曆甲午夏，蠶將老矣，以桑值倍常，棄蠶于水，而盡鬻桑，操奇贏，明年桑賤如土，徐多蓄蠶業，纍上簇矣。越數日，蠶不一繭，百方禳之，忽攢成一繭，大可如盤，極重不可舉，自謂異瑞，喜不自勝。至暮，火煌煌出繭中，頃大震一聲，繭紛裂，有黑物如鴉者無數，逸于室間，火大熾，竟不可撲。咸謂滅蠶之報，予家老蒼頭目覩言之詳。

割股救嫡

震州張思耕配潘氏逮下有思妾慎氏甚德之及思耕死嫡庶相依猶母女嫡疾貼危妾焚香祝神愿以身代竟不愈忽引青鋒割股肉投劑嫡遂差古江漢小星皆以誅嫡然直不妬已耳未有能致其感而以身報者雖然親病而子割股者世恒有之若妾為嫡則恥矣

僧報饑饉

隆慶間浙江驛前張信之肆中日炊饑饉出賃有僧至自稱僊芝山來每開籠先與一枚如是者三年已收足蒲團不復來自後信之三丘來來乞食食盡忽死隣里將挾詐僧已知即語徒凶檀越將有難予往救之爾為守戶遂出神附馬體馬甦望江口冉冉而去服于江信之卒免禍此與印堂集所載因公報

與磨同

又餅也

見寶珠

集

存彙補

賈事差類即所捐甚恥而亦一誠所感終食報云柳元貞談

人化虎

劍州李忠者卧病旬餘令其子市藥子歸而忠化為虎視其子柔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趨出與母弟反望開其室旋聞咆哮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時出時還數月後竟不還張君房談莊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情物志曰江漢有龜人能化為虎蓋氣所感其異如此

數止此

廬陵彭思永始就舉時持金釧數隻棲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請出釧為玩客有墜其一釧于袖中者思永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思永曰數止此耳袖釧者揖而舉手忽釧墜于地眾服其量

何吉陽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其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隣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托終身後得嫁為遠妾遠妻妬悍日虐之又為諸厭勝法呪詛于神欲妾速死居無何妾果病死又歲餘而妻病久不瘥厭厭床褥家人勸于侍乃呼一里嫗使相伴宿及夜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遠妻床前視之乃其妾也指妻身訝曰我命未合

死爾多為呪詛令我夭歿情理慘廝我今控訴已得理于獄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嫗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殮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即去又兩日來問訊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死時呼腰痛嫗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寃而其妻徃日所許誓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為已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主行者禱于所事真武以珥玦卜之連舉數人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遠隨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闕下扁曰嶽府入門隸卒遠跪于庭殿上王者叱問汝妻攀訴汝同為呪詛致妾非命汝知罪乎遠叩頭謝非已過王者呼左右押尤弘遠妻妾來証

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階下王使對証往復甚苦父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汝為人正室生既妬虐強瀆鬼神死復誑妄干官府汝罪容可逭乎便令卒押送鄆都仍釋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汝雖不知情然此婦人所為吃詛文案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荅王案旁一綠衣判官白王曰高真處已有文書來與準折過矣王令吏檢看乃啓一櫥櫥中文書叢沓吏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数行在紙尾王曰文移鄆都當云呈今乃云咨誤矣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有甲冑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靈官也二將謂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頷之靈官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晦中路數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言且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先天一氣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道而忘却佛耶這邊利害亦非細汝今得歸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負誦法華經六部回向乃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踰日矣即請六負僧皆年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雖極冗不廢

昭陵銀鬼

陝西九鵬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于山見白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暗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楨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竅有礙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為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鬼



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人貧所賜  
不足以贍願更益之于是恣意取之懷挾將出而路迷畦步莫  
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攜兔而出隧門旋閉僅有微罅民  
歸隣居惡少年聞之若競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  
皆被逮係民亦幾坐譴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澤以  
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錢以賭之澤許諾以夜入  
坐堂中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  
久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  
一青衣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  
人青衣曰非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死耳澤曰汝何為者青衣曰

我筆也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  
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  
東柱礎下汝等令來為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  
一生履歷也令報公令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  
處一時都滅澤便卧達曙諸友私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為說向  
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鍾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  
幣都無一字及夕映視之跡瞭然從是廨中永無害怖澤後登  
第為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試事誑謫官卒具如紙上語

蠍魔

西安有蠍魔寺塑大蠍于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  
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僱客以女為言遂  
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闈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

不應但見老蠍大如車輪卧于榻闇驚而出以白馬不信叱為妖妄闇請曰他日相公下堂願無聲效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蠍伏榻上展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蠍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為魔河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于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忽然不見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人妖公案

都察院為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  
泥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至

剛任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  
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  
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倣倣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  
尋見谷才投拜為師將眉臉紋剃分作三柳帶一髮髻粧作婦  
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繡鞋頂合包造飯等項相  
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  
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  
說恁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来當就各  
散去訖成化三年三月内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專一在  
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澗濟南東  
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  
八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粧逃走乞飯婦人

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  
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免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  
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鷄子一箇去清桃辛七箇柳辛  
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鐵槌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于女  
子身上默念昏迷呪使其女子手足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  
念解昏呪女子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忍  
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姦此得計十年姦  
誦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  
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負高宣家詐稱  
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為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本人仍畱在南  
房內宿歇至更深時分有高宣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姦冲將  
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摔倒在坑按住用手揣無胞乳摸有腎

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  
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姦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  
押法司收問外乞 勅法司將本犯間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  
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間擬  
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拏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  
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  
眾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  
保兼左都御史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  
是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  
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并遐先兆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俗名鑽龜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

披籍看之言汝算未盡放令却回其家公室服用盡如人世但

怪王及卒吏皆着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為帶孝耳

百姓得活私為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

高安尉李公平元和未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寢殿見上并與中馬引從而去後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屬越半歲其事

張潮

蘇學生張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年止四十

二其女痛父之歿號慟墮絕良久復蘇云見父服朱袍張黃蓋

後一人青袍青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見父

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為衢州知府以正旦到任故急行耳

女垂涕問曰父今作官母女孤零無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

泣然曰未也汝母壽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来領取吾在彼

左右乏人對門暑襪舖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

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姓張一太倉人姓王皆秀才也

與吾同選復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

重未幾果死時有與張潮善者往吊聞女言如此

王貫

王貫字一之故蜀人係籍錦衣衛居京師舉成化丁未進士知

縣到任年餘有廉能稱一日忽語其妻徐氏曰吾當為此地城

隍行且與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貫曰不然昨夢帝遣使

銜命來吾以家累多宦業未成力辭不得允勢必須去期在明

夕耳又呼其子永年囑之曰好事若母力為善人及明夕漏下

十數刻冠帶升堂召吏使鳴鼓集僚屬吏白深夜非時貫不聽

鼓竟同官畢集，**賈**整容曰：予得與諸公同事，幸甚。今受帝命為城隍，不得復相周旋，荷諸公愛甚，敢以妻子為托。顧薄俸不足以裝，但少賜周旋，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賈**起向之，再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矣。語訖，還內沐浴，公服端坐，呼妻子與訣了，無慘憾容，俄而自稱頭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顏色如生。同官為殮殯，護其妻子還家。京師醫士**陳希思**，**賈**妻甥也。因說張湖事及此。

赤肚子

**李**道人者，**徽**之黟人。生于**正德**庚午望日，甫十歲，父歿，道人肆情酒色，揮金不惜，與俠妓**鳳仙**善。中年病羸，七載瀕死，忽有丐者門外呼曰：小病行藥，大病行工。**李**因迎視，丐以手摩其頂曰：若再輩旬日，必不救矣。乃索鳧蛋五十，酒一甕，以右手接道人

膝，左手且剥且吸，頃刻而盡。初接時，皆聞道人骨若然有聲，凡坐七昼夜而病霍然。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教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海上而已。于是道人與**鳳仙**皆卒業為徒。三年盡得其還丹修煉之術。一日同登天目，丐者忽不見。道人益虔奉之，築庵于萬年縣，居**鳳仙**為道姑，而自棄妻子，孳利雲遊天下。初走全州之湘山，更歷太和山，與元時間道人共證真修。從此不着衣履，雖嚴冬大雪，赤身以為常。人皆呼為赤肚子云。居十年，轉入終南山，與鐵帽道人為侶。其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又十年之匡廬，途遇老者，跪懇之歸。道人不顧，見者曰：彼頽然者，非爾翁耶？道人亦不答。及探跪者，乃知是道人次子。年已古稀矣，號泣數日而去。又三年，始到茅山，**萬曆**己亥，**大宗**伯**王忠銘**公迎至**番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庶，皆以得覩道

人為幸予因執弟子禮延入太常署舍居處旬餘大約道人以  
歡喜作緣以遊戲說法冬夏一衲不襦不袴叩齒掠髮不輟于  
時浩歌大咲不絕于口能一日九食又能九日一食飲輒數斗  
暈蔬惟適上不洩而靈根時灌下不漏而洞府常虛贈以金帛  
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子隨給道路貧人年九十有奇而水肌  
玉骨若四十許每誡予早絕塵紛杜絕惡趣予不覺甘而不苦  
神遊于十洲三島之間也因紀之以傳道人之槩并期自奮以  
脫此窠臼云

詩嘲朝臣

天順辛巳七月二日曹吉祥曹欽與錦衣衛指揮遲杲都御史  
寇深謀逆恭順侯吳謹聞變告懷寧伯孫鏗達上不許啓門五  
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臣多避走遲杲二公首被殺

李閑老被執得不死比明孫鏗會官大戰于四牌樓王暮乃平  
恭順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退諸公死亦  
當學士叩頭如吠犬謂宰相李賢尚書鎖頸似牽羊謂吏部王期萬安叩  
首稱三叔恭順當胞戰一場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  
皇嗚呼為人臣者不能制賊于未亂臨難又坐觀成敗若李賢  
王期小人之尤也其他諸公薄乎云爾惡得無罪觀此詩詞顏  
亦厚矣

汝寧異燕

始汝寧燕秀才夫妻年四十無子一日其巢梁燕產三卵于几  
上其妻煮而食之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  
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抗郡  
人聞之因遣郡造其家三子出見童非矣考以課稅大加賞譽

解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異聞  
貴治有一產三女者公以問人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又與  
見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為主婚各以次第配之其婚配  
後女家云女母食三燕卵而生三女其燕亦其家巢梁燕焉夫  
簡狄吞燕卵而生契豈燕之異自古已然哉

王逸季夢

大倉王季子駿素有聲藝林而性甚佻聞近婦人厲曆  
丁酉忽夢閻君逮至庭下叱曰吾姑未罪汝命卒引之一室見  
群麗畢集駿徧視之皆其生平所暱幻形至者也其一素不識  
問卒卒曰此即爾暗中誤為某婦與合者駿曰是也吾業悔無  
及君何以示我卒曰爾第斷草一更前轍可矣力白王得放歸  
覺而深自引咎持齋佞佛如是者半載餘一夕閨中邂逅私人

父相睥睨遂不能禁不數日奄化愆之于人甚矣哉即聰明男  
子亦脫此窠田實報無以逃也惜哉

刀筆辨

長洲鐫工馬士龍與錢塘傭書人郭天民同集吳叔華家馬長  
而郭幼郭不之讓與爭座馬曰乳臭兒敢我仇耶我聞刀筆吏  
柳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賊老賊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  
乎刀在前乎馬語塞竟讓郭坐即俚語耶然鬪捷一時各擅其  
巧可供談塵

馬報仇

吉水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  
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  
餓虎口耶時指揮曹能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

公誠為國出力乎。某等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大奮罵賊。以刀斷其喉。及右臂。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于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償。值視。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莖豆。亦不止。王自起視。視馬驟嚙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脰。仆之地。翌日。同知嘔血數升死。

點賊

錢塘一點賊。見林中書家銅爐瓶列堂几。遂寫林姻家帖。板脰前半露外。又偽寫林回帖。藏于袖。趨入林家。閤人問所自。曰。余某家主人有帖借爐瓶。閤人曰。家翁正在廳。汝自入見。賊徘徊

顧時。見林君入。即望內作叩頭狀。須臾。携銅爐瓶。將贖回帖。板脰從容而出。向閤人拱手曰。已借得爐瓶矣。竟肩之而去。又桐鄉一老媪。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媪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鬻耳。入門見無人。棄石于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負而出。內外皆不覺。即穿窬細行。非徂詐。不能視。梁上君子。此較巧矣。

理齋戲語

鳳林夏五名景倩者。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為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先生齋館于夏。戲為口號曰。夏五本是五增口。却成吾四維。又未去。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夫僅齊妻乳。先生偶見。作歇後語曰。夏五官人。周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已。有時堂前德建名。剛剛



撞着葉珍李一時哄然

陳明遠

興化陳明遠嘗舉進士過泗州遊普照寺見老僧讀金字金剛經僧顧明遠曰子亦樂此耶遂以授之明年從父鑄官海陵忽病死將大殮子復溫移刻乃甦自言見四卒深目虎喙驅之西北行勢甚異所經皆廣野漸逼大河府治嚴密三卒先入一守明遠于大門外須臾一僧乘虛而來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呼明遠前使自懺悔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其季父鉞也亡已三年矣云我今錄寃簿然非佳職也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會稽常若不及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廡見囚繫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辨遂復引出追東南見井間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時而途中所遇徃徃皆昔日豪俠不羈之士超超狼狽若為物所迫求亡匿而不可得者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僧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淺水既而漸深將溺因驚呼而始甦見明遠再生傳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百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母詢其所以答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夾持我行通衢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泣立于門見我呼問所以來答云適在家為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我一答之父曰汝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還且戒云前頭人與汝湯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歸矣吾敬諾吏引向一

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頭面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  
題曰註死簿揭視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午時死庶吏  
朱某戌時死又欲視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那得看此以手  
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曰非也姓同名異所追  
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達  
家遂循而歸不覺便活耳母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  
二人至其日用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  
猶無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朱正轄夫役以人數不足  
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于外母貽書令市褐  
紗五百疋製僧服為兒懺悔希載道吳江以托盛醫官買之為  
盛具說如此

嚴震

嚴震字子敏湖之驥村人有寵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  
奉使安南死于途歸葬郭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  
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  
畀汝乃登岸一足踐于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叩其家曰  
適有老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  
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唐玘

吳縣吏唐玘嘉定江灣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入城歸倦  
甚隱几而卧忽寔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來曰崑山某官邀君  
飲玘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入崑山南門逕迤延瓌城而行忽  
復有二人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遠限者汝不得復乘馬  
即捽玘至地出袖中綆繫其頸行抵山王廟門下入報內傳呼

召入跪于庭，神衣黃袍，挿金花，侍衛甚衆，謂曰：「知汝有吏才，特召來為我掌四殿八廂公牘，指階下竹笥。」示之曰：「皆文案也。」山王為崑城妖神，**玆**素知自念一承職，永不得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哀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備極，痛苦不堪，而**玆**執詞愈堅，神無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追某縣某人來去，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之，此人欣然拜命，神喜，即為易冠服，領十六笥，退入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玆**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至祠土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兩隸送詣嶽祠，既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玆**望之，見嶽帝冠冕，赭袍，據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往來擾擾，又數百人，**玆**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諸人不堪踐踏，躊躇間，忽聞

內有人出呼曰：「即君何為在此視之？」乃唐氏故僕也。**玆**具說前事，僕曰：「即君當復生，吾今送歸。」**玆**告以足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玆**至岸下，一空舟無頭尾，僅有腹板，登之，縮脚而卧，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祠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掖而升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為門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摸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玆**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憊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灌以姜汁，氣息纔屬，而雙目昏暗，手足皆傷，厭未有生意，方謀迎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須先灸其胞穴，若知痛乃可生也。」父喜，引入，藝艾灸之，火方燃，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留

半以待昏時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  
不食止啖水果數顆及酒三杯而已抵暮告去去未久家人覓  
所藏藥已失之于是交相尤恨以為必無生理詰旦道人至告  
以故咲曰不足惜也復出半錠與之正昨所失者家人愚不以  
為異贈以十金道人咲曰我方外士安用金為又以布二十疋  
曰且畱之明日來取遂去竟不復至玆得復生之後備述冥中  
事如此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人以罪被  
逮當論死已白于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  
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  
山東民家為男子遣吏卒押送見一大雞前導已隨而行其年  
蓋屬酉云至其家婦適坐蓐遂投胎而生既浴置坑上家人環  
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俄身漸長大又曰何詎如許遂嘖然而  
覺乃長眠榻上冥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頤  
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言居  
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

幼女殺二虜

沿塞居民苦虜有穿井以待者虜至則舉家入井匿其旁虜不  
能害偶一家夫婦已老只育一女甫十五將入井避虜而虜已  
迫夫婦相携奔山顛只女入井中二虜見之以為奇貨一虜入  
井以繩縛女一虜居畔者携而上解其繩與井中虜自縛畔虜  
復携之將至半而畔虜力竭有憊狀幼女伺其傍遂奮力推之  
下井二虜方計不知所出女即呼父母下山以石亂拋井中二

虜俱斃女之父斬二首以獻得厚賞經歷孫全吉談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輿從復典妓為妾日飲于西湖鷓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艷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答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為母使煉之客入鉛汞煉踰十日客約以長鬣笑至紉曰家雁內艱蓋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可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主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櫥視之猝驚曰事敗矣汝侵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鏹贖客客作怏怏狀去主君猶以得遺為幸卒不悟已為客賣也嗟嗟始為利誘既為色迷求美得羸又莫怪焉

鬻柑

構李旅店忽一老人杖策荷蓀以賣柑為事及暮必醉醉必浩歌甚樂如是者月餘其柑不販不益而鮮紅美潔日滿于器主人疑之夜偵其狀見老人用香爐盛土植柑于內輕手拂拭口若誦呪隨即屈膝偃卧爐中俄而葉俄而花又俄而實遲明則累累垂熟矣主人奇其術因與結歡密邀飲願受教老人曰此太上養道法給身有餘給家不足君有家口累縱學無益于君主人哀懇數四拜伏不起老人曰君意既誠當教汝第市肆非煉學之所須往深山授之因與約日偕行主人喜極且私計曰此術甚簡妙若夕種千頭則朝得萬錢不數富可大富何謂止可給身乎及期欲行老人曰君貪心甚熾已為太上所覺事難教矣不然予罪且不免主人嘿然再拜謝過老人曰機心既露

雖悔何及越宿老人竟去不復來矣明年有同店者又見老人在廬州賣枇杷云

還孤地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侄娶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娶莫誰何惟旦夕焚香稽首叩天一日半空中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娶至晚眾人視之不失尺寸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事也

施藥陰功

嚴冢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隣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亟計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辰第

潘婦

肇慶府學生程銜之妻潘婦訓導陳紀石之還文昌諭也寄銀二百于銜音問不聞越五載紀石與銜皆死矣家又犯盜或說之可因而為利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待紀石子思忠至乃舉還之封識如故事在隆慶庚午年間也夫潘非有學問之素而蕪操自其天性閨閫之內幽獨之守亦從心之所安耳

誤死

少叅梁公自言微時曾病死兩無常縛之以去見城隍居于側室梁至案前隍索籍按之駭曰誤矣公後祿尚遠何故至此重撻兩無常命乘輿而返椽卒數輩皆索錢答曰我淨活願重酬椽卒又附耳曰君若不靳可置廊下受惠多矣倘一進殿內當

五卷  
二十  
為官物。我輩何有焉。少頃梁蘇即呼弟持錢十萬化于城隍廟之側廡。及歸言大殿方在修葺。神遷千候。竟與死時所見相合。後萬曆壬午歲。余家司馬與梁公同寅。楚藩所談甚悉。梁諱問。孟河南衛輝人。登乙丑榜。官至僉都御史。

### 竹月三無

廣文姓王。號竹月者。老邁而鬚齒已落。更闕一耳。其同僚戲為之語曰。竹月號三無。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乎。聞者皆稱絕倒。偶繡衣使者蒞府。各縣屬候見于官署中。談及三無之語。以為咲謔。及縣令與竹月同至繡衣前。而觀其狀。思及前語。不覺咲有聲。繡衣疑令慢已。詰之。令因以實對。繡衣亦大笑。疑遂釋。

### 男飾

金陵女黃善聽者。年十一。失母。父販為業。乃令為男飾。其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販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伴。寢食與同。恒稱疾不脫衣襪。踰年與英偕還鄉。已年二十矣。突然裁巾。徃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為來。乃咲曰。我即善聽也。已而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以自明。因拒不納。善聽不勝其憤。曰。高有汗。死未免也。姊信之。始返初服。越三日。英未候。善聽出見英。大驚愕。歸忽忽。如有所失。英母憂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聽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親隣交勸。不得已從之。按女易男飾者。南齊有東陽婁逞。五代有臨邛黃集。故國初蜀有韓貞女。茲又見善聽焉。

### 尼計殺賊

語溪東里三元廟女尼奉神甚虔五月間繅絲有人祈籤神前  
夜將盜之尼偶覺至夜滾燒繭湯自匿竈傍屏息以俟果有盜  
穿垣而入將取絲尼即以湯潑賊賊立仆尼慮累已移屍于河  
明日其兄從廣潭經過見一屍浮水有巨蛇繞頸逼視乃其弟  
也廣潭去尼所三十里許時非急流不知一夕何以至彼而又  
有蛇繞豈神默佑尼而示之報耶

子娶母

秀水鄉民李俱萬曆庚辰歲疫不能聊生一估舟泊河下以妻  
易麥十石子甫離襁褓舍之而去未幾父亡叔撫之丙申歲子  
年十九客河南光山縣有羨金欲買婦里有孀婦將再醮媒以  
秀水客言婦欣然有首丘之思遂偕伉儷到家子先登岸語  
曰此行幸獲利又娶室歸矣叔欣然曰幸甚頃之婦入叔

大驚曰此即汝母詳詰果其母也子自經死夫母醮凡三原非  
完婦遇合不幸無足憫者獨其子無心遭此人倫窮極飲痛以  
死天何令至此耶

凌司寇殺儒

凌司寇雲翼蘇州人貴介自恣不束其僕吳縣學生章士偉憲  
副美中公之子憲副卒偉賃凌別舍初移居偉書春聯數幅攤  
几上凌僕懷之而去偉誓之竟被凌僕捶楚死諸生聚城隍廟  
相誓戮力鳴冤誓畢即往訴雲翼翼知諸生之來預集壯僕百  
許棍杖穢惡等物畢具諸生未及數語翼大詬罵即入門蚤扇  
擁衆撲擊諸生伶仃狼藉僅啓門檻從下一一鑽去巾帽衣靴  
零落殆盡有被重傷者不數日悉斃郡中刊坑儒圖臺省交童  
盡詆其惡子僅謫戍以僕填命云



新羅僧

武林馬生季玉少忝禪理茹素誦經萬曆己亥季冬往枯蒼訪友歸恍惚失足至深谷梵宮隱隱天暮往假宿焉地絕清幽望竹林有佛火小寮間坐一老僧方瞳脩眉廣頤長耳披布衣一二層季玉詢知為新羅國介師合掌再拜力叩禪機師曰汝從何處來曰錢塘汝從何處去曰錢塘師曰汝知所自來知所自去便是禪機次早季玉歸潛以所携金納曇旃下師已知之曰留此無用命侍者與碎之縫于衲中行未兩日雪下數尺途中僵凍無算季玉得碎金易食免于死以嶂巒峻僻不能再往嘗以為恨

雌鴛投釜

淮安鹽城大蹤湖漁父弋一雌鴛剝置釜中煮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澳父見之大駭不敢食洪振父談

桂林義姑

桂林女年十七未字人父若母皆蚤殞止一兄客死長淮遺孤僅數歲家貧甚無以供朝夕嫂有異志姑徐謂曰即不幸兄先朝露尚遺此一脉黃口呱呱母氏忍相遺耶我心匪席願矢志終身兩人者相依存此孤遂截髮誓不適人卒以全嫂節而撫兄孤夫姑特一女子耳完節保孤丈夫所難者女子能之史稱齊軍壓魯魯姑棄已子而抱兄子坐卻齊軍而魯以全如桂林姑者不亦千秋比烈哉祀給舍談

索棋駢語

德清章選部之弟叔建少機敏一日同數友過凌太學家几上

見佛手柑一友有睥睨意生平以四六自負者凌戲曰君第為四六語索之何如叔達曰我代為之信口曰觀君佛手頓生盜心若靳分香寧其遺臭一坐絕倒

詠尹字

京兆尹訪蘇環既去環令男頤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張給舍談

誤解詩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辯潘四死

吳興潘編脩子文陽死于非命載前編未確文陽素性殘虐

僕辭當意者萬曆戊子六月輸粟入南都止携一僕過姑蘇買少年善謳者三人閨中獨挈妾之婢春桃與俱春桃妖而淫與一少年調謔彼此有心而未之遂又諸僕恨主鞭朴且垂涎主人金獨碍故僕難于措手後故僕亦遣歸閨六月間遂以藥酒中文陽與春桃淫畢起刺割主體如女屍藏之地板下共分金闔扉携春桃出門給逆旅主人曰吾主往淮數日必歸途中賣春桃而各操厚貲還家南即喧傳清公子殺春桃逃矣逆旅主人懼累已鳴之官官至啓門止空室獨穢氣從板下起開視一屍類女移牒吳興拘文陽抵罪前歸僕曰彼三惡少必作不軌矣令人徧緝悉獲詰春桃則已賣金華作倚門婦矣遂拘之與三惡少俱坐死是年仲春至孟夏文陽應死者有三殺僕妻一置妾死一盜斧劈一俱幸免乃南行竟罹大禍豈天欲酷示之

罰而故緩其死耶余又謂僮僕挑閹者不可矐亦遠害之道也  
陸牛臺為司寇時親鞠

牛王

有客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王居中  
問牛王為何人乃身相牛

姓名戲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義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  
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已知其非探巢者啣巾來還  
乃徑攫探巢之中而去太守詢其故因杖此卒夫禽鳥之靈如

此攫中固已異矣謾攫而還還而復攫尤異方堪興談

賢夫人

臨江御史盧秩配嚴氏秩按直隸時保定千戶朱剛無辜毆殺  
三人事露以白金二千兩黃金二百兩偽為秩家書送夫人求  
活嚴得書覺偽令子懷誠執送法司坐以律于是秩名位益顯  
見王侍郎却金傳

神刀

唵喀之國有刀如竹葉者刮垢輒如新時王天壽柄政僅得其  
一癸 殿試子一峯挾之以入峯與韓應龍聯座中貴人有以  
饌貽懋者偶汗朱卷朱方惶懣而申即以刀刮之毫無痕迹是  
年朱廷試第一夫韓宜大魁矣何以倏汗其卷豈天欲以顯小  
七之神奇耶然則是刀也來自毳幕之遙入于黃扉之邃若天

預為朱公設也。方韓公傳臚之辰，兩燭遠峙，而交輝于庭，靈異何爛灼哉！語稱天下福信非偶矣。

### 廁生

嘉靖末，福清葉養陽公配林氏，避島寇之外家，適彌月，俗謂女歸而產于家不利，共驅之出林，無所依歸，敗廁而生兒，因名曰廁。未幾寇復大至，林抱兒徒步足，盡痕匿叢莽中，兒啼不止，林祝曰：爾果吾兒，當止啼。兒啼遂止。賊睨而過之，亡何走失道至海墘，海水鹹清，膚盡潰，頃一老父過而詫曰：賊且至爾，以兒與我，我為爾負兒，前路當還林。初不忍，賊漸迫，乃投淚與之，踉蹌行至前，則老父以抱兒待矣。問姓名不答，忽不見。林子三其一，今少宗伯仰高即廁生者。史稱稷感帝武，契出配卯，天生偉人，固自不凡。宗伯生于廁，天顯之矣。見郭茶酒傳。

### 僧化棺

正德間洛中士人張勇，賢素奉釋教，時有一僧來募化，與齋不食，與錫不取，日必一至，家人頗厭詫，且詰其所以來，亦不答。如是者月餘，賢先是曾得奇疾，幾危，置一棺于家，僧必欲得此，家人又大詬賢，獨慨與。越十四年，賢奉于鄉，又六年，授某邑令，晉兵部主政，奉使琉球，遭疾將終，忽一僧不知從何來，語賢曰：今日送柩還汝，柩在廣化刹中，語畢，忽不見。賢云：即往時募化僧也。令家人至刹前，柩宛然在，未幾賢果死，遂以貯之，異哉！余叔汝藝談。

###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蘇州龔元之知府事，嘗于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

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无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于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无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无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王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昇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脩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却愈。

### 守銀犬

閭門一民家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而近之，大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于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誤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叩門，主迎商曰：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撤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恨無及，乃裹其犬而瘞之。

### 村民遇土地

鄉中小民于其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

矣。我特來報汝。予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為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死矣。予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死。予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隣村有與予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予竟無恙。豈鬼神亦有誤耶？抑聊戲之也。

王緼

長洲學生王緼，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鬻舉于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某純來招緼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緼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儼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旦往見純，秘不言夢。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如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緼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緼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為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靈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墻下產一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三足鼈

庚午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父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脫形者。驚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謀殺夫而詐謖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鞠之，得其情，以為異物理，或當有歸婦于獄。召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

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漁魚云初被網于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見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群漁懼共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鼈乃連得怪物如違限必獲罪矣惟神佑之禱畢而網乃得畢焉竟不知前二物為何也按爾雅曰鼈三足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亦有但人食為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為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于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己未

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子主文者有寅緣為華給事中果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為証將引入庭鞫道過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懸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為之竦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為梨似若少羞然亦神矣學証獄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

###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與其僕各市一帽既而曰吾帽竟與汝無別乎即瓜分之僕有所知少頃却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挾邪術肆為奸淫以故不齒于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輾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啓門欲出遲回自疑促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

鳳方裸體散髮跳擲為厭勝執而痛笞之幾死郡守祈雨觀中  
岐鳳着道服髻髻負劍往謂守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  
其劍躡而凌空而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  
為咲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于新塘陸氏陸  
氏弟兄曰季方季圓季方析產不均季圓妻何氏怨之  
時大理卿熊渠巡撫江南大煽威虐至江陰何遂列季方不法  
事迎訴于水次渠不受何赴水渠乃受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  
托岐鳳入都解營岐鳳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  
岐鳳季方既伏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  
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為之嘗抵蘇蘇人錢暉投之詞曰聞說多  
才惜未逢羊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飛儉四海何人是孔  
市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

家山一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病死邸中  
事班買棺殯之死後三吳間有召仙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  
平所為言事往々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  
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  
靈德去伏劍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  
之信然松江守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父早  
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答  
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為鬼語不足憑問為一學官  
言之對曰此世俗所禱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  
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為是婢所竊猶藏廨後灰堆  
中乃悟前語

感編脩



餘姚成瀾少時常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人執至一  
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  
非也追誤矣顧吏令釋之得出還至中途遇雨憇佛寺步入一  
室中滿地皆紗帽楨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  
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  
七品後瀾果以進士終翰林編脩

###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取鬻利息皆由  
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脩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屋間  
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  
其居止姓名終不答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  
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此舍人

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  
之其人初抵諱困請主覆視記籍曾無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  
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  
君者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脩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  
陽氣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番此于君無妨也他日來劇  
飲沉醉談謔益歡其人試挑之曰子于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  
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  
遶身畔人欲不利于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  
也所最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  
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其踉蹌仆田中徃看  
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胞臆隱隱熱下光盡歛  
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蒞鹽課揚州

陳氏有商于揚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西山狐

范蓋者精于脉藥仕元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  
姬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  
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誤已可携來就診耳姬去良久携  
女至皆少艾蓋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姬  
爾無隱當實告我姬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  
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蓋曰  
齊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  
類何得至此姬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  
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蓋異其言授以藥姬及二女拜謝

太祖龍潛淮右云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皇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卒是  
年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  
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  
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  
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勲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  
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蜚松遭眾謗杜陵荒草喚  
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墟斯文今古亦堪哀道  
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  
金滕策紫殿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  
讀者哀之玩其氣格蓋似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以縣  
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旁民家愛其門  
戶瀟灑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方映牕悄悄獨立觀生丰儀注  
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拜韶顏稚齒殆若天仙  
生一見為之心醉遂巡設酒殺延坐談詭稍狎抵夜同入小閣  
遂偕繾綣時其父適以他往經三日歸為家人所白翁聞之怒  
甚將執焉既而沉思久之顧生曰爾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  
鍾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柰何雖甘心于子不足贖吾恥顧吾  
女猶未有家子能為吾婿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  
從命遂偕伉儷番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  
斷兩江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  
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櫬生悚然汗

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躍慟辭翁登舟女已先在矣從此丹行  
月餘嘗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  
于杯中見之生迷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  
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乂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

### 盛氏怪

郡醫官盛早被擢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壬申夏四月盛罷  
攝携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而為厲初有犬自外啣一死狐  
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大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  
見從此妖變百出噐案互相擊撞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在  
室忽鑽于榻下杳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  
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牕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  
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屋端午日有醫生饋猪頭置肉杌上

連作聲長鳴剖為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內  
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為徙居城中乃稍止後感  
三男連死家俱患病死喪狼藉後乃安

人為牛

蘇城大石巷唐豆腐家以磨麵為生其子婦陸氏有弟死四年  
矣唐之季子嘗晝寢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予不幸死被罰為  
牛今賣于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  
驚覺問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目果有白翳後  
賣者來說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輸  
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為果報云嘉定官  
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  
為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毋論

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  
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帷幙擇芻豆精好者以飼之數  
歲方死

顧鎮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葑門瓊姬撤西居民顧鎮家老幼皆染  
疾因祈于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巡撫開倉賑濟鎮入城關  
領偶忘其誓于肆中買魚三尾酒一壺飲啖畢附舟而歸不以  
語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鯉魮蟄其背及  
殮又見三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矣問之同入城者乃知  
鎮前所食正此物也神蓋以示警云

王嬖

葑門人王嬖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途中見魚

者持一鼈甚肥大，樂素所嗜，令從者買之。先歸烹煮，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數日幾死，禱醫百方不效。延巫者，周道虎附覘，召將判云：溫元昨下報壇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為驗。至時黑雲起于巽隅，隱隱見披髮伏劍者，立雲際，滿室中檀麝香氣氤氳。須臾，大發入，變寢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鼈，創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真武甚虔恪。

### 猪犬生兒

壬申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而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大生一兒，形狀皆人，但足根短，皆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 梓潼神

陳僖敏公鑑父孟圭，為人愿慈，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綠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迓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任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夫人一品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于邸報。予里人車，四者往年商于鄖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額下生鬚，繚約數十。

莖長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王主簿

氏據蘇日昏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  
薄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產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  
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于遠方歸  
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  
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  
揖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呼之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有所  
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  
藏卧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又要分書一紙藏匣中置  
房門簾楹上君為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晚有太  
六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  
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見狀妻怒以為妄言  
徐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楹匣子  
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遷于杭未幾數日而大兵  
圍城矣

鷄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請仙召將諸  
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侄與為狎友嘗遇談氏  
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庭中飛至其前  
舒翅伸頸遂死于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款門笑而入自稱某  
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  
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來荏苒且經歲女闔自言命屬  
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

中昏沉如醉夢去則洒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  
至比隣人家亦無之必崇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  
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  
枝書符呪水欲以辟之女未如故或密藏符于懷袖間女輒知  
之怒曰汝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  
其以周易一冊置裹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舍去一夕  
與數友同宿王櫃所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夜中衆聞元善叱罵  
聲起視見其身憑于牀類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席上元善如  
夢覺衆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鷄聲飛出牕外乃相與延  
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  
錫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于野  
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取債子

長洲陸墓人戴容以鬻瓦器為業頗足衣食止此一子極愛之  
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卧牀褥者半年醫藥禱祠  
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訾家  
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媪挈舟艤岸款  
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  
媪愛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  
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其有見期如媪之言非所敢望也  
媪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媪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  
之然翁媪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媪  
或不得妄窺鼓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媪導以  
登遙見其子立來蒲巾方拚槩為人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

母喜可知也。子言兒今為此家開。正念母欲一見母姑。留此  
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姬招母入舟。以箬篷密覆。嗟舟  
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少選。便出裝飾大異。儼一牛頭。夜叉也。四  
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  
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抱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姬  
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于其夫。自是悲念始息。  
尋姬舟亦不復見矣。

姑嫂殺賊

正德未申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  
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于道。度勢  
不可脫。即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誓不近。時賊大  
衆已起。告獨所遇。賊來擒去。嫂不汙。已聽所為。次及大姑姑。俟

見上身。即將兩手交接賊頸。小姑以死立其身。賊時已斃。作力  
不能起。嫂即以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  
讀楊鉞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  
娼也。賊朱莫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  
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川婦  
之事大畧類此。然花娘斃賊于醺酣。而三婦乃斃賊于倉卒。此  
尤奇快也。



新刻續耳譚

六卷

沈伯楚遇僊

何兢復父讐

辨僧寃

周腐儒

痴主簿

壅水全城

巨鼠

獨腕尼

周娘子墓

五穀樹

雷丸

奇對

兩世寫經

女生鬚

牛角現異

臍出並蓮

天磯僧

紫簫

陸學憲馮孝廉

唐傳

六卷目錄

擇婿得兩會元

劉儔

不及試期

史御史

玉簪妓

馮蝶翠

坎三

鄧成十六變牛

劉儔不死

觀音示夢

陸世明

涯翁

况侯抑中官

王癘子

劉欽謨穎慧

周昂穎敏

張皮雀

鄒昂

風起文稿

人似魚形

女活佛

黠僧

水火稱毒

生角

程濟僊術

體玄逍遙翁

李茂元

范廣死復治家

趙洵善奕

唐文

鬼頭王

雞卵鴛卵

于子仁異術

新建伯傳畧

尹蓬頭

赤肚子

十七字詩

蘇後湖

捉鬼巫

張道士

岳武穆祠

金籬張

黑廝

上梁日時

張孟介

趙重陽

寡居生犬

主考死

飛魚

唐傳

六卷目錄

擇婿得兩會元

劉儻

不及試期

史御史

玉簪妓

馮蝶翠

坎三

鄧成十六變牛

劉儻不死

觀音示夢

陸世明

涯翁

况侯抑中官

王癩子

劉欽謨穎慧

周昂穎敏

張皮雀

鄒昂

風起文稿

人以魚形

女活佛

水火稱毒

馬生角

程濟僊術

體玄逍遙翁

李茂元

范廣死復治家

趙洵善奕

唐文

鬼頭王

雞卵鷺卵

于子仁異術

新建伯傳畧

尹蓬頭

赤肚子

十七字詩

蘇後湖

堤鬼巫

張道士

岳武穆祠

金籬張

黑廝

上梁日時

張孟介

趙重陽

寡居生犬

飛魚

主考死

猴交育子

弘治間異事

顧令却錢

張羅兒

少三兒

鍾鬢髻

牛師

白女

金德宣

李百戶

岳武穆修秦檜後

史四

回道人食麵

陳十三老人

變婆

俞翺假銀買羊

王宗妾

朱某妻顧氏

易外即婢

周文襄公見鬼

續耳譚

慈谿劉 忬

烏程沈 遴奇

沈 儼垣

撫東戴 君賜

繡谷唐 伯成

今撰

叅訂

校梓

沈伯楚遇僊

武陵孝廉沈伯楚任儋州守登北山真覺寺見一丐辭卧廊下伯楚思此僻地何有丐在且神采特異必非常人拱立俟之丐久不醒伯楚附耳輕呼丐大怒以手摸其面伯楚但遜謝問師來何為丐曰為行醫伯楚與語良久異之邀至衙馬連浮十大白而止時州判子弱疾瀕死丐往令扶起出囊針插入腦後片

時流黃米即能起坐。又針頂穴即能掛足下牀。又針膝能轉步。矣不數日全瘥。又人生腸癰針腦穴腸盡出。用利刃割去癰毒。敷以藥頃轉針腸自縮入癰遂愈。又人失跌折左足筋盡出。用紅末藥擦上以手按摩良久足如舊醫皆立愈。始知為仙。居七日療十餘病。忽語伯楚欲行。伯楚不能挽。贈以金不顧。出郭數里忽不見。伯楚傳得針法歸治病屢獲奇驗。

### 何兢復父讐

蕭山庠士何兢父為侍御時按浙者亦何姓。將臨越蕭山令鄒志遠迎之。途適兢父盛駟從來。令誤為按浙者。長跽道左。遂大恚兢父。誣以不法事。密擬遣戍。佯召飲。文牒預具。至即促之行。途中令擦其雙目。致之死。兢傷父死非命。以姑蘇主某其父執也。與謀報復之策。主與寢同一室。兢終夕不寐。主試呼之。無不應。王知其意堅。遂夾輔之。踰十六年志遠晉江西僉憲。尚未履任。兢亦擦其雙目。聞之。朝兢與志遠對鞠。齧肱肉擊志遠。肉幾盡。志遠曰。汝何如。毆父母官。兢曰。印不在手。曰。汝何如。毆江西僉事。曰。憑不在手。志遠曰。汝當念我八旬母。兢曰。吾父死。吾止三歲。汝何不念我三歲兒。志遠無以對。坐無辜殺人論死。兢父冤得白。

### 辨僧冤

臨洮一富家。萬曆壬辰十二月廿一夜。有僧投宿。不許。因棲後廂之側。有盜闖入。携其資。并負婦人而去。僧慮禍及。遂踉蹌而行。約二里許。忽墮井。則前婦先為盜殺。投井中。僧無計出。天明人捕去。兢云。僧見婦姿色。劫而求姦。不遂。因殺之。投屍於井。問官不能辨。竟坐僧死。呈監司黃公。黃公心念僧既殺婦。何故自

投井中是夕夢一婦人向公連呼好好三好好三次日公以閱武過塘巷見人家門楣上大書好字蓋其俗每新歲書好字舊書者參差影出連見四好字又掛一牌云何麻六打鐵公猛省夢中云云果即此人耶命擒去果殺婦賊也一詢即伏前賊猶在僧寬得白連仲子談

周腐儒

閩人周朴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為閑客松栢被人伐作薪樵夫翼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微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一士人欲戲之一日騎驢於路見朴柰故掩面吟朴舊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遽隨其後士促驢而去畧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我詩河聲流向西非向東也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為笑連仲子談

痴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昏愚不肖世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為非火即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蚕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蚕何如令曰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但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給之曰有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握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壅水全城

隆慶間廣平淫雨決旬山水暴漲浸入東門城中男婦嗷號震動天地俄見城上雲霧中關公一脚踢倒城門樓櫓填塞水頭

城不得陷

巨鼠

河間士人丘仲駿讀書雲樓僧舍。萬曆庚子夏夜已闔扉寢矣。忽聞啾啾聲出自薰籠下。駿啓視見巨鼠如小兒起立。即伏劍砍之。連砍不中。鼠踞地作人語曰：予歷八百春秋矣。君能活我。必有以報君。駿異之。為木桶置鼠。日啖以脫粟。有問報應。凡未來事。即能前知。遇風清月白人靜時。悠然而歌。若絃管聲。駿曰：汝既聰明。解事能文乎。命以題。即口誦。駿握管書之。斐然成章。一日鼠為易義。駿出示一友。友大駭曰：此予數日前作。何以在子所。駿給曰：此予所為。爾何攘為。已有蓋鼠已成祟。能窺竊人文。故也。駿將秋試。多番飲食。扃門而行。及試。孟義鼠曾為之。其記憶矢筆直書。與別卷雷同。不錄。綠孟義亦他人作。而鼠竊也。駿垂翅歸。鼠已先期遁矣。是不知何怪。始以狡全身。既以敗匿跡。夫亦怪之。黠者歟。徐惺字談。

獨腕尼

播州宣慰楊應龍叛。賴兵楊炯陣亡。訃至家。妻柳氏殮其衣帽。自縊者屢。皆為人覺不死。豪家兒慕其姿色。爭委禽焉。柳執不可。姑利厚貲。潛許之。萬曆庚子六月。豪家來娶。姑逼使升輿。柳大詬曰：奴子無知犯我。我豈為狗彘行。豪怒。自入牽其手。柳佯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踞向天曰：吾實不幸。夫死。吾腕為人污矣。即引利刀。斷去其腕。豪驚遁。自此祝髮為比丘尼。王孩之談。

周娘子墓

萊州士人傅稚成遊洛。息用園之捫月軒。傳散步誦洛神賦。不

覺深入相述內閫用女名秋鴻者以採茉莉花相遇微笑雅成  
以為悅已日夕想念至廢寢食女父亦稍覺以生丰神灑逸將  
有配生意第以母服未闋期以明年八月來諧婚焉生不待已  
而歸女憂思成疾不數月溘焉化矣其家葬之二十里外馬首  
鴟新阡生以明年五月入洛至馬首塢已黑昏就一舍求宿頃  
有人出生詰以何地其人曰此周娘子墓舍生寢至夜半忽一  
女子雙鬟縞服冉冉而前曰妾秋鴻也僑寓於此思君無聊圖  
一會耳相與繾綣至曉女曰妾慮人知從此別矣生疑訝急至  
其家知秋鴻死已踰年蓋魂交云此萬曆戊子事祝去病談

五穀樹

金陵有丞相府國初胡惟庸舊址也有樹名五穀樹一樹而兼  
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其年黍熟則

樹生黍葉五穀皆然沈觀順中丞目覩者

雷丸

淮西士人楊緬中年得奇疾每發言腹輒有應聲未幾其浸  
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  
過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緬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  
數粒遂愈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觀者甚眾因教之使服  
雷丸丐謝曰某所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竟不肯服後數年  
緬復至長汀見前丐尚在張楨父談

奇對

武進王文恪公六七歲時奇學于舅家一小婢送茶主戲以手  
握其手後為人齋舅出對云奴手為擎此後莫擎奴手主應聲  
曰人言是信從今母信人言又世傳朝登箕子之山危如累卵



疾文人必歸安若泰山

兩世寫經

西陵高麗寺僧永明形貌頎秀甚嚴戒律嘉靖乙丑歲游圓覺古本日坐一室援筆書之未及半溘焉化去隆慶間三衢王氏子名重燦者數歲口誦圓覺朗朗問之亦不自知年十五偶隨父至高麗見壁間永明象酷類已因詰永明行徑知有未了經索閱之宛然手澤也遂悟前身為僧因竟其書真出一手請之父曰此吾故址兒愿番此以脩淨業父不可歸家數年父卒為治寧事一日負瓶鉢飄然不知所之即和之談又太原進士華人幼能讀番經恍惚前身為西僧二事偶同因並紀之

女生

弘治末應山女子生髭長三寸餘又吳人車田者商于鄭陽見丰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呼為三鬚娘云竊助載唐李公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州本并載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詔為女道士豈陰陽反覆事古亦有之歟

牛角現異

慈谿張謙中嘉靖壬辰進士居鄉仁厚好施尤惡食牛嘗為文以曉諭閭里一日過于市遇屠牛垣牛望張來兩淚淋漓長跪請命張哀而贖之歸養于庄數年死復理之後有孫諱光裕者萬曆壬午甫十九歲試子鄉分考方楊悅其卷呈主試者主試謂平平爾欲裁數四忽見有二大牛角橫于卷上主試大異之遂以駭人咸謂葬牛之報云

蓮

成者法在溪左相傳虞學士故址人居稠密鬻絲用奎女甚嬌  
艷所居樓臨池隣子用大澤隔窓凝眄目成久之速于父母不  
得連後女因賣翠媪密期大澤以布挽之而上一夕失手男墜  
水女執短木赴水救之水深俱溺死時聞傳以為逃也池素不  
植蓮踰年忽生並蒂蓮鮮妍特異又無片葉人皆駭之俟水乾  
去淤泥一二尺見二屍合抱側卧蓮俱出臍中合為一本情欲  
之感幻異若此昔稱思婦剖心樓臺見影要不可謂誣也萬曆  
庚子夏事嚴起鳳談

天磯僧

湖州霞募山天磯僧少鬻身為人執掃除之役輒嘆曰此但能  
驅地上塵不能去心中塵主以為法器聽之祝髮為僧遂屏俗  
緣一心證道事能前知石曆已亥冬黃昏時呼小住持曰今夜

有人至當具十三人炊并設于孟筋如數衆咸竊嗤未信頃又云  
可開厥貯粟一囊候之至丙夜有盜十二人各携一囊至僧曰  
爾等憊矣盍啗飯然尚有一人不至何也蓋一人以探望後至  
食畢僧曰爾等欲得粟耳茲固檀越所施即以施爾衆可也指  
以粟處任取之後至者曰余囊遺于路柰何僧曰吾固先貯以  
俟令肩之去群盜出門誠曰大路有虎須從小隘處行群盜相  
謀曰若預知吾輩來必于小路暗算吾輩遂促大路行果有虎  
搏一盜去衆皆躡伏若迷次日為巡者悉獲藏經云定能生慧  
天磯少不習梵字定後輒解予每聽說般若典言  
下即了又繪大士羅漢像極盡神巧則此第小慧耳

紫簫

毘陵沈建之子甚喜品簫有紫玉簫携與俱無間寢食自號鳳

簫子簫側因刻鳳簫二字精神悉散于此因勞成疾年十九而亡父痛傷以簫瘞棺傍後清浦陸坤家子亦自幼品簫一夕扃戶將寢矣見紫衣童子蹣跚而來以為鬼也叩之忽不見晨起一紫玉簫死然在几上有鳳簫字大喜以為吾好在此而神援之其事開傳遲之嗟異以輕舸往偵焉見陸氏子形貌儼然已子遂大慟詰其所生以日與其子死時日同索簫觀之即往時瘞棺傍者也遲以甥女配陸氏子情好甚洽予叔汝藝談

產怪

歸安學齋夫

萬曆丁酉五月產一物兩面皆具

眉目口鼻又生四足甫

行頃之行如飛共撲殺之

觀者雲湧予友嵇山甫目覩

陸學憲 馮孝廉

學憲陸丰川公若上人也應舉時聞者將陸卷批稚作二字橫之地是夜隱几而卧恍見綠衣小兒亟拜不已視之无所有如是者三閱者異之謂此必有陰德遂將稚作改雅作果得雋又萬曆庚子浙闈構李馮鑑卷主司閱而棄之夢一儒服者長跪哀懇復閱又棄之亦三懇始錄二事偶同因並載

邦贊戲僧

慈人有桂邦贊者善為戲言言不經思必令人笑偶入郡而返遇一僧于道僧問曰相公何來邦贊答曰從府城來僧曰有新聞否答曰府城東大門被脫去了僧問曰誰脫即答曰賊秃賊秃越鄉語秃與脫同音

擇婿識兩會元

越有著儒常姓者善丰鑑居介姚江慈水間生一女謂其妻曰

予女異日當極貴第婿未有當意者乃遍訪于慈得袁煇于姚  
淠胡正蒙歸語妻曰二人皆大魁之器第胡有子而爵位則袁  
更顯妻曰試從其顯者竟以女妻袁後袁與胡俱中藥榜第一  
而袁由鼎甲入相果乏嗣胡以常伯終有三子云

### 劉偉

劉先生偉者曾為侍御為兗州守卒于官大司馬韓苑洛翁時  
為其縣簿實主其喪事或云劉乃不死往往見人間翁不以為  
然後叅藩山西衛經歷某亦翁鄉人也朔日叅謁不至詰之則  
云夜因劉先生過訪旦遂起遲耳翁問劉為誰曰前兗州守也  
翁大駭異言之方伯蔡公命與偕來既入見即握手縷縷道平  
生事且曰子昔癯也今肥矣又曰子記渾琴時事乎我過而翁  
家殺鷄為黍命子撫琴子為渾昭君梅花二曲今忘之耶翁曰  
然即席惟飲酒肉食皆不御明旦清戎察院聞之曰異哉故臺  
長也亟遣使招致之遂不知所所在徧境內物色卒不可得

### 不及試期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于盥器其僕拾  
匿之越旬日以告士人驚曰柰何以我故便彼骨肉相傷乎亟  
反其一僕曰期迫矣姑俟試畢而後返無已我其獨往乎士人  
不聽親往而歸之環因再拜謝過已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災  
於鬱攸入試者死且大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 史御史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  
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  
芽搥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

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皆愚意，宋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

### 王簪妓

王某洛陽人，寓祥符，以販木為業。與妓者唐王簪交狎，唐善歌舞雜劇，事某曲盡殷勤，為之迷戀。歲遺白金百兩，周府郡王封號人稱鼓樓東殿下者，以居址得名雅好音樂，聞王簪名召見，試其技而悅之，以厚價畀其妓，遂留之。某悲思成疾，賂府中出入之，姬傳語妓云：「倘得見一面，便死無恨，盍亦求之。」妓乘間為言，殿下首肯，且戲云：「須淨了身進來。」姬以告某，某即割勢，幾絕。越三月始痊，上謁殿下，命解衣視之，笑曰：「世間有此風漢，既淨身就服事我，某拜諾。」遂使王簪立門內見之，相向嗚咽而已。殿下與貲千金，歲收其息焉。是事無足書，書以發一笑耳。

### 馮蝶翠

洞庭葉某商于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迨凍餒為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堦頭曬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為生計，葉戀戀不捨，隨罄其貲，仍傭于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番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

妓之行能無愧乎

坎三

湖廣棗陽縣主簿坎某真定人也一日命匠人某修馬櫓至晚還家其子問何晏也匠語之故曰得非真定坎三耶父驚問何以知云兒是彼隣王三也坎選官時借我銀三十兩彼處關王廟鼓亦我出錢造者家有祖母母親及二子猶憶穿藍紵衣乘馬何乃在此餘皆可置獨念阿母耳匠往報坎坎云王三者死數年矣借銀造鼓事果有之即召此子至首問母安否坎答以無恙與坎道其前生問身後家事甚悉時吾鄉朱紳為縣令親見此子年五六歲矣

鄧成十六變牛

金壇縣建昌園有鄧成十六者正德中長鄉賦其鄉小民貸其貲鄧重利取之至破其家已而鄧死期年見夢于子四吾以刻剥某甲事為陰司所譴令作畜生于其家初為豕見殺今復為牛數月矣昨得價若干并母賣與鄉人明晨來當牽至某橋下汝其倍價贖還庶免于苦也其子汗洽而覺白其母母夢亦如之大驚亟持銀待于橋下果有人牽二牛至問之正買諸某家者價亦如數遂增價買歸置之密室中飼以秬飯夏則紗幘帳之事如生時其犢始至即游行園窖間若巡視者東作時至田所為一佃僕痛鞭曰汝死作畜生何復管吾輩耶是夕又夢于子曰某人無狀嗔我大被鞭策汝為我懲治其子遂笞其僕而逐之

劉偉不死

劉偉者陝西朝邑人為御史陞兗州太守卒且若干禩矣忽往

來于山西省城人呼為劉御史或為具飲食即啖之夜莫測其宿何所已而藩臬諸公皆知之劉同邑韓尚書邦奇時為參議語秦憲使天祐曰劉公吾父友也吾少常見之死久矣今何以尚在欲訪之而無由秦曰當遣人要致之一承差在傍曰非劉御史乎其識之矣遂令往劉聞召即至二公先待于布政司劉戴斗笠野服而入諸公延之上坐謂韓云與君契闊多年韓與言其身後家事劉曰凡子所言吾皆知之至于吾所知者則子不知也令第三哥邦靖曩官于此因其易言故不欲見君慎言之吾將有以告因握韓手與密語者久之曰願無洩也還坐眾問之曰公一向山中有何所得曰但能相耳秦曰然則視諸同僚誰先陞曰子問誰先陞即子先矣時僉事張其忽發問曰公既死安得更生曰我却不死汝到要死遂散朱幾秦陞都

病死後有道士至劉家曰老師傳令傳語這番真个死矣從是不復見于山西云

### 觀音示夢

嘉靖間荆王夜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矣亟命脩飾立碑記之

### 陸世明

長洲陸世明俊材藻思聲稱藉甚舉于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為商令納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

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三尺冰絃夜深彈破青天竅意中人杳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摠是相思調愁懷抱倘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室中春聯即援筆書云半窓花影人初起一曲桐音月正中妓讚誦不已徐言中字恐不如高字世明欣然易之先君幼善屬對錢漕湖先生秋日過家指庭中樹曰秋聲在樹鳴金鐵先君即對云山色當窓卷畫圖謝樂全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日上先君應聲云錦繡羅于胸中時年甫六七歲耳稍長同陸象孫看兩客對奕飲酒象孫謂客曰圍棋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對先君云何不對坐漏觀書五更五經他若臣作股肱耳目對予敷心腹賢腸五事貌言視聽思對七音宮商角徵羽此類甚多不能悉記是時有蔣彞者年十一

為府學生遇

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某御史見二鶴飛集三清殿命之屬對云三清殿上棲雙鶴素隨應以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嘆曰他日人中龍也後彞竟天歿惜哉

涯翁

歐陽中丞重江西廬陵人巡撫雲南不給軍糧為衆奏聞奪職歸過公館驛通中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子書二絕于其詩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名就克老世間安有四餉

况侯柳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自入我朝魏公規以文化為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自時厥後乃得况公鍾焉公



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後禮部同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于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為儀制主事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鞵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由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宦尤橫至縛同知卧于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為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

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宦于驛拜下不答歛揖起去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惧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然况公為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為謗故又抑遏不迁至九年復番為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厚則皆其變之也至于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宣廟之知楊文貞之

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王孺子

王孺子名匡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初謁大都督董公於金山公閱其術王出木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寸眉目咸具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童子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出公太奇之速北歸公命諸武胄餞于海上贖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起謝曰銀在特相戲耳乃復出諸袖中衆益以為奇憲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尋典巨璫王敬同往江南采办所過括取金帛古玩誅求所厭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時以中執法巡抗南畿按其失左道惑衆上海而竟斬之傳首江南敬亦竄逐人心稱快

劉欽謨穎慧

參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為庠生時出遇雨避于染肆有簿籍公閱之則染帳也少頃晴霽公去未幾染肆回祿諸嘗以衣帛與染而取之者百輩紛競多寡莫能決公聞為楷書一帙畀之毫髮不爽其穎慧如此

周昂穎敏

嘉禾周昂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為大司徒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從公討閩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仲慕伯器名東謁公曰聞有用昂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百韻進兩生於前為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遂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吾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從功為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羅歸晚年乘小舟遨遊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

文者甚衆，卒藉此以為生涯。又以羨餘買田數百畝，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信手與目，毫髮不爽。成化中，羅回祿，詩文稿一無所存。周蒙被而卧，數日忽起書釐為一十二冊，不下數千百篇，不惟無遺忘，而前後次第亦不紊。嘗為予作先太宜人壽序，文始堂及東樓記，卒時年近九十云。

### 張皮雀

張皮雀，蘇衛人，嘗為胡鳳子僕，從胡術竒，日賣雷于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于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即應聲。張從之，久，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髮不冠，亦頗黧，黧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群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况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泉，吾往。」况曰：「埃有雨當昇而還。」張曰：「諾。」

翌日結壇於義後倉，有司列俟。張索酒數十鉞，飲盡，斝卧，天無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雨尋止，守遣道流昇。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自刻小像甚肖，刻既即卒，像今尚存。後數月，杭遣使來取，天遽尺，謂張在祈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傳其得屍。

### 鄒昂

吳郡昂，富甚，舉家入粟，拜官。昂子璇，與璣，璇仲子鎰，皆七品散官。昂侄海與璩，冢子鉉，皆蘇衛百戶。昂卒，璩頗驕橫，璣早夭，妻李氏年二十，貌美，孀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奉其姑與居，不踰戶閭。歲時祀祭亦不出，惟遣婢捧璣主入院相對，長號。吳人賢

之。城有顯宦喪厥配，慕李欲繼之。然李嫂往諷，李聞蒙被卧，不應。嫂愧而去。後嫂以他事至，李亦閉户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李年近五十矣。天或鑒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使有所依也。時璩與海亦卒，家漸落。鉉視璩益橫，嘗被酒毆死其隣。朱某揮金如土，僅以身免。又健訟，輒敗。與鉉皆嗜飲博，由是囊貨空乏。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鉉妻閻又不以道濟之，間謂鉉曰：「寡婦卧室內，聞有瘞金，盍取之。」鉉曰：「善。」鉉妹嫁金山者，適歸，遂與謀。翌日，妹與閻往省李，李歛。留抵暮而散，忽報李死。吳人咸訝而悲之。鉉遽火其柩，既乃與閻宦李之室，迨遍卒無金。不數月，閻死。鉉母死，鉉亦死。鉉之子婦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柩同殯一堂。鉉子魯貧無力葬，售所居葬焉。魯今累，無所棲止，孰謂天道果遠耶。

風起文稿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咸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掖下騰公卷于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于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楷。騰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于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人似魚形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女活佛

里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為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夕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婚聘，禮何償？」女曰：「必有施。」

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界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為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為活佛遠近齋香幣未拜諸事者坐以妖人惑眾收下錦衣獄雜治之无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抑之嫁則請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黠僧

黠僧德貌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頂若無骨者與人握手行潛從後蹴其帽人不知為黠也尋丈墻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皂舄行市中訛之者輒被擊力愈雄者仆愈重嘗于廣東寄居僧德樞兵歐公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貌狀遽呼為興子大為貌所窘辱旗牌白歐歐遣勇士數人持梃逐貌于僧舍外貌不知赤手出群鬪擊之貌佯求免擊者少怠忽躍效一挺運轉如風傷者過半眾知不敵棄杖伏地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擒王肖養貌功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叅公于廣藩目覩其事為予言之

水火稱毒

天竺國人性狷急志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政教敦質風俗猶和凶悖之人時虧國憲謀危君父事迹彰明者幽于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但不齒于人倫而置之度外焉其犯傷禮義悖逆忠孝者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門或放流荒裔自餘所犯輸財贖罪而已理獄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若拒違而犯耻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問者其

法凡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令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則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未開花散之向熾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人石平衡視其輕重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令食之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為常法

馬生角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而縱之野外東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伐之謀其應明矣

明年己巳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見于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云太白八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于日之東方而夕見于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敗而其所占亦驗

程濟仙術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慕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葦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文皇過徐

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曩者之歿蓋襮之也

體玄道遙翁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卓本瑞安巨姓所居地因名卓奧猶唐之稱杜曲也敬幼警悟絕人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群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骨法非常後日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人自是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雁聲不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入

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燎温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者偷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道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

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連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晉欵謂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將匡濟天下翁為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然

堅却之翁但再三嘆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夕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日必不能還矣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

游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隴外某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兩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清閑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清閑字道遠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思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廬相多逐門下多逐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閻預有謀焉多逐敗宅隨毀廢開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逐隣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隣匿之墻中閻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逞潛居一寺中題詩鐘  
樓上縣令見之此必清道造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阼  
道時為秦理棧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大宋赦其罪以四門助  
教招之乃出真宋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徃來詩頌  
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黨禍將不測聞自疑將逃去京兆  
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  
者一切不問釋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  
極上疏言燕藩宜遷徙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  
之陞戶部侍郎木廟繼統執敬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  
姚廣老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愚謂閔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盧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

同日語然始末大畧則頗近之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  
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閔事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閔之生  
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于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  
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李茂元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原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  
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  
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  
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  
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  
動浴罷登輿帷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  
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木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

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即其後終陝西僉事。

### 死復治家

常州府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廣，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妖怪。厲聲叱之，舉其死後數事訓戒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薦酒餚，雖見廣飲食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親我。餘與生時無異也。自是日坐廳，自處分家事，畢即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餽奠亦自臨之。一日謂其子曰：「明日吾有小詣武進縣，有公差二人至，汝可預備錢二百為贈，慎弗多與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三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益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廣，謂曰：「吾屬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柰何欺幼稚，多取索耶？」欲挽二卒還，卒懼棄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畏，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瓊舊嘗主其塾，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茶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

### 趙洵善奕

趙洵，寧波人。其始少從諸女郎入山中遊，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趙就問之，二女子稍為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為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為敵。乃以意授兄子洵。洵僅得其槩，數日間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洵，便縮數子。當時鄞人樓浚達、江陰相子先皆以棋知名，得入供奉。憲廟初，洵至京，併召入。與二人奕，每以金盒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扣頭啓盒。

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洧曰、吾以棋取、上寵顧、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料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為君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洧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洧詐敗、樓叩頭啓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初意欲官洧、竟不得、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洧分数、視洧姑高下益懸絕矣、

唐文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未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數十百過、令自誦、即茫然不能舉一辭、城陽君怒、日撻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未魯鈍、托以秋將大比、

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圍陰蔽數十畝、蓋勝境也、城陽君遣未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未以父命邀敬還、初又之、從章讀書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未旦暮焚香拜禮、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未獨出坐樹下石牀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甚閑靜、未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未不省、女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星旁、各有一小星、文曲旁小星即吾也、子即文曲星之精、往者歲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斗、故子蒙塵下謫、今蓋八載矣、凡貴星有謫者、法當夙慧、大魁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年、少亦不下三、四十年、但子下謫時、值牛女交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于天、

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  
末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  
報之矣女子咲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  
將奈彼何哉雖然無庸報也疇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  
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  
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  
戀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被體併謫牽牛矣特貫索纏牛  
女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去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末  
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以請于天  
帝即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早肅子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  
雲手捧雲掣拽之成錦悅長丈餘輝光燦爛覆末身視之目眩  
忽女子上樹杪末驚異呼寺中人出共觀之已不見女子惟見

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聲章備記其事及為長歌遂刻石  
寺中云

鬼頭王

南京王指揮敏初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過濟寧買一妾色美  
而賢內外宗媼咸愛敬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  
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為把總部運北上懇請其外  
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  
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幙中至老愈嚴肅子戶晨省立於戶外伺  
其自出然後敢前謁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  
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幃開乃見一無頭人坐帳中掛  
髑髏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髑髏加頸不及身首  
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呼其子為鬼頭王

雞卵鷺卵

嘉靖初年靈壽縣民劉月家雄鷄生卵縣令不肯信縛鷄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鷺卵積數日不消置水中不沉觀者日衆縣尉不能禁遂擊破之其中皆水更無他異焉

于子仁異術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知登州府部內有虎患遣卒持牒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瘦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人悉以為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實逃出謂死詐耳門內人多方辨驗無他始納之後居家不自韶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櫓或音樂供帳無人自具以此為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闕告之命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鐵索而已劉竟坐欺罔死子仁自號七十二峯道人父嘗藝為梓人或以子仁為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傳畧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瑾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畧曰予餘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卧內挾予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葺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軌二校二校即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

吾主命行萬餘里，至謫所不獲，乃今得見于此，尚可少貸以不  
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刃下，不亦難乎？二校  
曰：諾。即出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  
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鎖江頭空室中。  
予從牕謂二人曰：予今夕固決死，為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  
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以作書。二人則從牕隙與我紙  
筆。予為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為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  
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  
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  
泣子胥。其二曰：敢將世道一身擔，顯被生刑萬死甘。滿腹文章  
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慙。消流裨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畜談。  
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終辭曰：皇天茫茫降

殃之無憑，予窺莫知其所以。予誠何絕於幽冥，予羗無門而罔  
訴。臣得罪於君，予無所逃於天地。固黨人之為此，予將致命  
而遂志，委身而事主，予夫焉。吾之可有狗聲，拆以求容，予非前  
修之所守，吾豈不知直道之殞軀，予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  
朝夕，予孰顛沛而有志上穹林之杳杳，予下深谷之冥冥。白刃  
奚其相向，予恍予視若飄風，內精誠以淵靜，予神氣泊而冲容。  
固神明之有知，予起壯士於蒙叢，奮前持以相格，予曰：孰為事  
刃於貞忠，景冉冉以將夕，予釋予之顏，宮曰：受命以相及，予非  
故於子之為攻，不自益，以免予，予夕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噫嘻。  
予誠愧於明哲，保身，予豈效匹夫而自經，終不免於鴟夷，予固  
將逆江濤而上，征已矣乎疇昔之夕，予夢坐於兩楹，予忽二倅  
來，予覲曰：予伍君三閭之僕，予覬陳辭而加璧，啓緘書若有覩。

兮恍神交於千載曰世濁而不可居兮予奚不來遊於溟海鬱  
予懷之恍愴兮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險惟命之從兮孰君親而  
忍捐嗚呼噫嘻命奇至於斯亦予心之所安也固晝夜以為常  
兮予非死之為難也泥陰壁之岑岑兮猿猱若授予長條虺帝  
闕而簸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亂曰予童顛知罔知兮恣狂愚  
以實行悔中道而改轍兮亦俵俵其焉明忽正途之有覺兮策  
予馬而遙征搜荆其獨生兮忘予力之不任天之喪斯文兮不  
畀予於有聞夫此心之無護兮斃予將來於孔之門嗚呼已矣  
乎復奚言予耳兮予目予手兮予足澄予心兮肅雍以穆反乎  
大化兮遊清虛之寥廓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  
此一姓康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紙尾又有篆書云陽  
明公入水沈玉殷計報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

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  
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  
皆聞之執僧四出追訪士子聚觀前詩辭隨毀於衆人之手有  
一士子與其弟同舍見之最先故得全錄其辭併得二詩其序  
則但一過目不及畢錄而群手至矣前序畧蓋寫其意予為點  
竄數字令成文可讀今人止能知其前詩一首餘並不復知也  
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一夕漂至漳州  
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  
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  
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尊  
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舍皆有畱題其說甚  
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

尹蓬頭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是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群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耒剽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未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算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璟

問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璟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璟怒遂以妖言惑眾緝送法司議死時聞公珪為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脩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競往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跨鐵鶴背飛上殿脊對眾高揖而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王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為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後璟死用以殉葬



赤肚子

當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觀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絛惟以瓊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不答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偏胡子姓許善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荅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須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後入終南山求道今人多在齊魯運河中見之若王野極憲廟封為太玄真人今上御極初前星未耀或薦之召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異

十七字詩

偽周用王欽夫蔡彦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于亡丁未春伏誅于南京風乾蔡葉之屍于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斃後竟驗焉

蘇後湖

蘇後湖卷直高隱文學舊所知者近見魯端伯編本朝名士百家詩選各為傳引述養生之術三年前盛夏與客對棊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卷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炁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卷直疑遲問道人道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鍊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逕去俄頃不見卷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

後食蜜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服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更生髮白者再黑眼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一日東方未明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謹挽其衣則已逝矣黃真人者石晉時為惠州太守天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卷直命畫工齋潔冥想以其意為黃真人像畫畢則宛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為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真人矣以是知卷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屍解者乎

###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為某捉鬼嘗為人送鬼自持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仕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

立巫曰此冤鬼難治與童皆怖甚舍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呼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遊江湖得異術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設酒以謝自是無日不來必款飲所費浸多漸不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并罌堆積滿場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隣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室為怪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日忽所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

生所寫做書畧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群兒奔入告云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猙獰在場上逡巡又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著紅將軍立場間指揮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掣入諸酒餅中諸鬼彷徨於攘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兒伺其每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于水入便沉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感乃設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歸問之云被五人著梓飛入舟意象迷罔行百数十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岳武穆祠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槩從父

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字徑可四尺意將祗謂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遊行甚早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為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獄也因請于公曰某樓托于此屋宇傾圮華公一昂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創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為霖雨摧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成弘廠倍勝於舊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金箔往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貨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池做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玩以為戲嘗過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過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乘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犬糞耳道人乃嘆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必頃回顧惟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

名猶來杭剥金旦乘驢而至暮則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房簷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適市人爭隨求觀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惑眾張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充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正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撒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艷可愛上亦為惜有張索紙剪為一舫置之水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叢中倏忽轉向岸中即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命四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

見黑廝跪白曰藉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雷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耳問其狀曰肥短而面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門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收下吏父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為立廟憑巫言禍福其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廝來白已曰公謹無洩吾名懼不為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愠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享遂絕

###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和許聲以問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入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長不數歲藏錫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 張孟介

湖州張康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徼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授之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

書偽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瞬婦不能惑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 趙重陽

常熟之直塘今屬太倉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汝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汝錢販布如何夫幸甚即以貨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預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詈為發其事夫忍恥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

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懼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必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歎服少時大雨如注閩縣歡呼以為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居歲餘有劫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殺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劫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具歎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辨太守新蔡東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為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津要為內援竟以盜辭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憇是日天色清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傳以為奇異之事由此觀之天道甚迹可謂茫、乎

寡居生犬

温州府闈人費襄其母寡居忽有娠及至臨期產四犬子而其母亦隨死

猴交育子

弘治間洛陽民婦阿用山行遇群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故事不敢犯日採山果為糧或盜得米粟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為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用拾毒藥傳而育之乘群猴出遂携子逃歸夫家即氏乳宋太守兒後隨至洛親觀阿用母子

弘治間異事

晉門外韓氏母承生子承身人首又常熟錢无吉家羊生一兒通體如人俱弘治中事也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涂寬家母承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奏引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

十八年冬兵中地大震產白毛又雨粉點

顧令却錢

顧先生滿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宰山東淄川入親父老為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張羅兒

弘治初汴城張羅兒家

歲朝具果餌供祖越兩日

漸少張疑之夜伏几下窺伺至二更有白狐來盜食張急起迎狐狐忽變為白髮老人張即以父呼之食飲盡設狐喜云吾兒孝順為之盡醉遂留不去凡有所須必為致之甫三歲貲盈數萬乃構廣廈長子納官典膳次子為儀賓富盛既久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必耗吾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窓隙及物空中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也乃誘狐入甌閉置湯鑊內益薪燃之狐呼曰吾有德於若反見殺耶人而不仁天必殃之乃公閱歲三百今為釜中魚悲乎狐死之三日其家失火所蓄蕩然踰年次子酗酒殺人斃於獄又明年闔門疫死人以為害狐之報云

少三兒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少三兒通訟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

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即聽之掃一室中掛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響嘯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時某叅政之妻患血崩衆醫莫能療病危矣叅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待我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九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果然又服二丸疾已全愈叅政乃來稱謝以察之狐空中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矣叅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吳蘇李元璧客于汴病喉勺水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治之以黃金一兩為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九服之即瘥其神效之速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康太監之弟鵬召富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随手費盡無有也鵬怒下之



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鍾髻髻

鍾髻髻者乾州人隱于終南山有遁法都御史張永聞其名召見欲受其術不從乃遣還時大雨左右欲以蓋送之張公咲曰不須也鍾徑衝雨而出倏然弗見使人往覓以果核室門尚扃而鍾已在內衣裳了無沾濡出携果核入房身忽又在外莫能測也時與諸生共行至乾陵諸生戲曰先生有奇術盍試之乎謝無有因強之握土一塊遂不見諸生至城門則見鍾卧其下曰君輩來何遲也吾寢一覺矣其幻化若此

牛師

鳳翔有牛師者莫知其年歲鄉里老人云兒時見其狀若是一至今猶不改觀顛如嬰孩冬月不挾纊士子數輩欲困之大雪

俟其過要與立語踰時雲深尺諸生皆不堪而師畧無寒態當其立處丈許雪不凝積平生徒飲煖每入城城中數十家爭廷致之一時食遍不云飽也居城外故密中一旦卧疾謂其弟子曰吾病思戍肉所蓄黃犬其烹以飼我勿去其皮弟子如命熟犬以獻師食之都盡曰吾病似愈矣可為我具浴坐浴盤中弟子益薪而去湯沸而師不起爛其半體弟子至亟扶出語之曰吾不覺也漬而成瘡臭不可近弟子厭苦相知問候者亦不敢入門因嘆曰吾乃為人所惡若此耶起易新衣去床褥積污曰可扶我坐坐須臾而逝時正德某年四月十五日也及是月二十七日有人持書至云十五日者見師于其地令達此書于弟子啓之真手書也後衆自他郡還者皆曰見師牽一黃犬在前言為化去不死矣

白女

申才者娼也。與異人未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申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申。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不敢往。申憂念且死。囑其姥曰。葬吾。須吾去。即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姥曰。嘻。其是素。即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即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節為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

金德宣

南濠金德宣。正德初。販豆麥于楓橋下河。一晚入酒館。忽有客來。長身偉貌。美鬚髯。金默異之。揖客共飲。歡若平生。竟與同歸。越宿。客謂金曰。吾舟泊許墅。須遣价引之。金從之。客俟舟至。昇雙筒。出銀二千。并一簿。授金曰。荷愛長者。敢煩派此于機戶。金

視之。織龍鳳衣數也。駭問何為。曰。身是秦府儀賓也。奉殿下命。辦此時。已秋杪。屈指計六。往探姻親宦閩者。初春到吳。華預為督成。及期。已織完。畀之客。喜謝去。金後販布之湖廣。江中遇盜。金暨同伴。俱就縛。劫貨將盡矣。有舸揚六帆如飛而至。中坐衣龍袍者。惟言搬却大船來。金偶舉頭。龍袍者見之。大呼曰。是吾故人。趣解縛。一行人盡得釋。招金過船相見。即向織龍鳳衣客也。慰問良久。設席款之。奏女樂。見其妻妾四人。酒闌。召諭群盜曰。吾自賚若輩。故人物毫毛不許動舉。還之。尋語金云。乘舸浮海。未嘗沿江。昨得一姝。趣便風遊衍。不覺至此。殆天假良晤也。臨別。又贈壓驚黃金一錠。眾詢知其故。皆曰。某等數千金。劫去。因君復來。德君何已。願各分半以謝。金峻却之。曰。若然。則予亦盜也。眾乃止。金從此不復為商矣。甲戌歲。以解戶如南京。遇諸

途盜問其寓所云明當叅候是日盜與某都督飲博巡江察院  
潛訪擒去金惶惧累日聞杖死始安

李百戶

正德初徐州李百戶以酷為業一日有人負兒來市飲食年可  
六七歲矣李疑為盜兒者問兒從何來其人曰此吾主翁子也  
自任所回覆舟死惟即與其得生流離至此李視其貌秀美曰  
予無子肯嗣我乎其人幸甚遂畀之銀二兩去畱是子從師讀  
書又買一童隨侍久之有擡大士像擊鼓鉦求施者見兒抱哭  
顧謂李曰予陝西人失兒兩載餘矣自北而南物色不可得乃  
假募緣到處引童子出觀冀或相值今何幸得之公家李語之  
故亟更衣登拜曰公收育吾子非常恩也啓囊出白金二百兩  
餽李曰周流日久止餘此耳未足為謝將兒去後遣僕夫馳驢

五百兩又為買邊功授錦衣衛指揮蓋其家貲百萬僅有此兒  
故報之若是李之任數月即移疾歸安享富貴終其身噫語所  
謂倘來之物非耶斯亦奇矣

岳武穆樅後

秦檜裔孫其宰湯陰總有政聲每欲謁岳武穆廟遂巡弗果將  
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  
無愧神明往謁何傷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唾血數升扶出廟  
門即死事在嘉靖初年魏恭簡公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者

史四

涿州史因素無行在別墅姦其隣人女長兄聞而撻之百餘逐  
歸死于途家人不知也見其疾趨入門妻在室將產亦云即已  
回頃忽不見隨生一男面脅皆半青方疑駭而史凶計至矣

屍來家其面與脅皆半青與所產之子毫無所異乃知即其父托生也

### 道人食麵

吳城東有回道院中塑回道人像隔牆賣麵家一日有道裝者至食數盞麵趨入道院顧謂主人曰來償汝錢隨使童子索之衆道士云今日無人外出吾院中亦無有外來者安得有此童子尚不肯信忽仰見塑像指曰此即前賒麵道人何嘿嘿取衆道士仰視其唇尚有麵在為之駭異神仙遊戲于域中其變化不測若此

### 陳十三老人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鎮之乃坐卧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見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衝畜豕至家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地懼曰老賊作怪矣操杖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即出手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隣也莫作惡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雷山中震死一虎衆視之即人手老人也

### 變婆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螞蟬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為虎啓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為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為所抱持以爪破胞飲血人呼為變婆歲庚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云

假銀買羊

介朝者中書族叔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月至常州貿易經賣羊家欲以銀壹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昨買羊者倘再來稍增價可與之期果矚其夫之亡也以壹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至七月間期被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期尸上遠近快異其事天彰明威以警人如此

王宗妾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當值忽報其妾為人殺死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驩何為殺之拷掠

累日終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時後鞫王宗獄如期鞫之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跡其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由是舉稱神明一時聲振都下

朱某妻顧氏

北門橋朱某妻顧氏每夜有巨人來共寢日漸羸憊家人語婦云取其佩戴之物斯知何怪矣婦俟與交時拔其頭上一件藏于席下明視之乃紗帽展翅也朱驗至土地廟中判官正失此翅具報兵馬司轉申刑部問判官杖罪一百成招搜像至中衢杖而碎之中有血水流出顧氏得無恙

易外郎婢

長洲易外郎，巳亥年家中怪作，所藏穀核嘗移置他所，罄之但聞空中云：我食某人矣。時有大磚擲下，然終不傷人也。媼家車某至，戲曰：若能取我帽乎？言未既，帽忽去。頂空中曰：汝信乎？曰：信矣。與之索帽，云在灰堆上，可往取之。果然。易未如之。何聞杭州某道士有異術，致之求治。道士曰：是鬼物也。憑陰人為祟，君能棄之否？易曰：妻女之外，一如法旨。道士曰：定是君家奴輩，遂書符化之。有婢在厨下，直飛墮其身，曰：即此人也。亟鬻之，斯無患矣。易呼婢問之，云：有一人夜夜來，與人同睡，且戒曰：吾與若好也。倘泄于人，將不利汝兒。恐故弗敢言。易即賣婢與某甲，而怪隨擾其室，乃以婢歸其母家，後不知如何。

周文襄公見鬼

正統辛酉秋，巡撫周文襄公赴京議事，挈予同去，訪先師魏少宰回途，至夾馬營，晚涼與其家子仁俊在船面侍坐。文襄見兩岸石柳敗露，忽語予曰：若曾見鬼乎？予曰：不曾。文襄曰：吾曾見一鬼，甚奇異。蓋吾鄉廬陵老儒用尚山之魂也。尚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劉觀延作館賓，與同鄉諸縉紳交往甚久。物故于宣德二年，魂忽附于翰林脩撰尹鳳岐之次子，求見諸故舊於吾尤切，出言成章，詞雖俚淺，而錄之者筆不能及。又能言人禍福。尹公專請諸公相見，欲釋此事。吾時為越府長史，與文淵何御史、南雲程中書吏、部鄭侍郎之弟四人同往，但見此子，緊閉双目，面壁而卧，口不絕言。何執牙牌，叱咄之曰：甚麼人在此？無禮。其子微笑朗吟曰：諸公衮衮盡朝臣，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如何問我是何人。謂吾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

相請不輕來。胸中無限不平事。要與從容話一回。又吟曰。昔年承著尚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久在泉臺樂耽玩。天葩端的吐奇芬。又六。深辱雄文見遺。不曾致謝。吾曰。令郎已送布四端。即曰。此土布何足以謝雄文。高吟曰。蠶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表相知。如何可潤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抑菴為我述行藏。東里與我作墓志。并諸公哀挽之作。萃成一集。煩公序以冠其端。吾曰。先生今亦奚用哉。荅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得一勅命。即在地下。誇耀于人。又高吟曰。尹公勅命得焚黃。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來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就呼何繡衣。如何失信不送鳳陽墨。與我何曰。我在鳳陽回。先生已捐館。故不曾送。即訝然曰。你欺心。你欺心。你在鳳陽回。我方有病。因老劉有事故。不踐言。遂吟曰。百煉玄霜出鳳陽。君曾許我

助文房。今朝竟發欺心語。巡按回時始卧床。曰。老劉何為得禍。遂叱曰。老劉好兒子。假如你在浙江巡按回。送他二織金段子。他何嘗得來。又吟曰。君在浙江巡按回。織金段子送都臺。如今却說劉公過。此口煩君再莫開。何曰。先生你曾央我一事。荅曰。有表弟王某為學官。為進香科。歛盤費。以我面皮。不曾責打也。鈕他。一箇徒罪。復為何曰。你央及我的事如何。何過之曰。你又央我一事。荅曰。有張姓者。因我死了。不曾輕恕他。復謂何曰。你央我的事如何。蓋因織金段子一事。切中心腑。恐世他事之短。甚難回言。吾隨沮曰。尚山先生不必窮此事。一向在于何處。荅曰。我平生不曾信鬼。今日輪到我做鬼。方才知有這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之光。能及物。月之光。不能及物。吾問何故。曰。譬如一件濕衣服。晒在日之下。則乾。月之下。不能乾。又

問之曰世間多少人死皆無靈異惟先生靈異若此答曰君獨不詳月有弦望晦朔故鬼亦有靈爽寂滅之異也遍問諸故舊且挽南雲手吟曰南雲內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沉淪君獨奮人生窮達振由天又吟曰縉紳知己滿朝端摠是相思會面難此位即官不相識丰姿絕似鄭天官蓋鄭天官有事不詳來因遣其弟來致意以其日前不曾會面而起疑似之言南雲問曰長史先生當如何答曰在京堂上前程萬里吾問南雲如何答曰也是在京堂上隨問何繡衣如何答曰我不說我不說蓋憾其初叱咄之意強之曰也是在京堂上微云可惜可惜衆莫能喻其意正叙話間忽厲聲曰尹公尹公我借令子聰明以發我平生不平之意何故說乃於吾兒而見殃衆愕然未知其意蓋尹公以吾輩三四人來聊致小祭作祭文遣之文中

云既不念吾同學又不念吾同鄉吾于汝而何負乃于吾兒而見殃然此文尚未終篇脫稿書房與叙話處又隔遠何遽知其然耶衆皆竒異吾問曰先生欲何為答曰吾無他惟一念不忘故舊欲與一會耳尹公以鄉里之故特此相累可於某日備二十桌盛席延諸公更煩長史先生為主人會訖則去必不見殃於其子也取紙筆來為吾列諸姓氏首東里次柳巷次鄭公次吾何得第十三尹得第二十三其子得三十七末席言既其子齁齁而睡移刻即欠伸張目驚見吾輩在坐起與為禮問其所言懵然莫知也至期諸公畢集惟東里以事不赴其媿又附于此子稱吾為主人備談舊事盡歡如散從是降神之事遂息子因進曰得無尹公家之不祥乎文襄曰何為不祥此子其年中舉予驚異其事詳記之心中幾五十矣惜何公可惜之事不解



後聞何公以吏部尚書致仕在家其子縉為給事中與張真人  
結婚真人被其叔母赴京奏其違去有旨抄提給事洩其  
語真人逃竄有旨窮究其事何恐禍及遂自經死其謂可惜  
者為此也  
公治元年三月望日述

剛曰

尚未為蘇頌

豈味甚

三不念吾同學又不念吾同儕吾子文子可與以下母見

後聞何公以吏部尚書致仕在家其子喬為給事中與張真人  
結婚真人被其叔母赴京奏其違去有旨抄提給事洩其  
語真人逃竄有旨窮究其事何恐禍及遂自經死其謂可惜  
者為此也  
公台元年三月望日述

三

千文...

...